



談三乘總持門

智銘

一、阿含是三乘人的總持門。

三乘共持增一阿含爲甚麼能成就一佛乘呢？阿難尊者說：「增一阿含，出三十七道品之教，及諸法皆由此生。」所謂三十七道品者，是：

佛弟子共分爲三乘人，那就是聲聞乘、辟支佛乘、菩薩乘。由甚麼來認定誰是聲聞乘、誰是辟支佛乘、誰是菩薩乘呢？那就是看他們所依的佛法及在修持時的作爲，如聲聞乘所依的佛法，是聞聽了佛說的小乘法並依法而行者，所以名之爲聲聞乘，或被稱爲小乘人。有些緣覺辟支佛乘人，他們出生時不值佛世，但具有宿世善根功德因緣，智慧獨具，有的人看見了外界的飛花落葉，因而覺悟了無常之理，有的人則觀十二因緣法而獨自覺悟。所以他們又被稱之爲獨覺。最後就是菩薩乘者，他們是依佛說的大乘法典，自己覺悟了以後，還發下宏大誓願要去覺悟其他一切衆生，所以稱他們爲菩薩乘。

阿難尊者認爲三乘人應共持增一阿含經，如果大家依增一阿含經而修持，即可三乘同歸一乘，這一乘就是佛乘，所以阿難尊者在偈中說：

「如是阿含增一法

三乘教化無差別

佛經微妙極甚深

然此增一最在上

能淨三昭除三垢

其有專心持增一

便爲總持如來藏」

由這偈文中可以知道，三乘之人只要專心一意修持增一阿含經，即可同時成就如來藏，如來就是佛的十號之一，這也就是說，凡一心修增一阿含經者，三乘人即可同成爲一佛乘。所以增

- 乙、四正勤：四正勤者是：
- 一是對已生之惡能除斷，並能精進不已。
 - 二是對未生之惡不令生起，並精進不已。
 - 三是對未生之善要令生起，並精進不已。
 - 四是對已生之善要使它增長，並精進不已。

丙、四如意足：四如意足是：

一是欲神足：這欲是指增上欲，這增上欲能於加行位起定。

二是勤行足：於加行位勤修此定。

三是心神足：於加行位，一心專住，依心之力而修此定。

四是觀神足：於加行位觀察此理，依觀之力而修此定。

庚、八正道：八正道是：

一是正見：見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真理。

二是正思惟：既見了四諦真理，常思惟真義，使真知增長。

三是正語：以真智修口業，不作一切非理之語。

四是正業：以真智除身之一切邪業，住於清淨身業。

五是正命：清淨身、口、意三業，順於正法而活命，離五種

邪活法。

六是正精進：發用真智而強修涅槃之道。

七是正念：以真智憶念正道，一無邪念。

八是正定：以真智入於無漏清淨禪定。

戊、五力：五力是：

一是信力：信根增長則破除邪信。

二是精進力：精進根增長，可破自身的懈怠。

三是念力：念根增長能破諸邪念。

四是定力：定根增長能破諸亂想。

五是慧力：慧根增長能破三界諸惑。

己、七覺支：七覺支是：

一是擇法覺知：以智慧簡擇諸法真偽。

二是精進覺支：以勇猛心離邪行、行正法。

三是喜覺支：心得善法，即心生歡喜。

四是輕安覺支：斷除了身心粗重負擔，身心輕利安逸。

五是念覺支：明記定慧而不忘，使定慧均等。

六是定覺支：使心定於一境而不散亂。

七是行捨覺支：捨棄一切妄謬，捨一切法，身心坦蕩，更不追憶。

阿難尊者說出修增一阿含能出生以上所列三十七道品以後，結集主大迦葉尊者問阿難尊者：

「阿難！你這話怎麼說，為甚麼修增一阿含能出生三十七道品？」

阿難尊者答說：

「你所問修增一阿含為甚麼能出生三十七道品的這個問題，暫且放在一邊，我要更進一步說，即使是一增一阿含中的一偈，就能生出三十七道品及諸法。」

大迦葉尊者追問：

「那是一個甚麼偈，能出生三十七道品及諸法？」

阿難尊者就口宣佛陀所說的一偈：

「諸惡莫作
衆善奉行

自淨其意
是諸佛教」

阿難宣說完了之後解釋說：

「諸惡莫作，這是一切法的根本，能出生一切善法，由於能出生善法，所以心意清淨，因是之故，諸佛世尊身、口、意常修清淨。」

大迦葉尊者再問道：

「增一阿舍能夠出生三十七道品法，那末其他的阿舍也能出生三十七道品法嗎？」

阿難尊者答道：

「我們暫且不討論其他阿舍是不是能出生三十七道品法，即此一偈中，就能完全具足諸佛之教及辟支佛、聲聞之教，是甚麼道理呢？因為諸惡莫作者，是戒具之禁，是清白之行。而衆善奉行者，則心意清淨。自淨其意者，則除邪顛倒。是諸佛教者，則去愚痴想。依上面所說之理，戒清淨的人，他的意豈有不清淨的嗎？意清淨了，則不顛倒，因其不顛倒，所以疑惑之想滅，這麼一來，三十七道品果，便得成就，既成就了三十七道品，豈不是成就了諸佛之教了嗎？」

由阿難尊者的這一說明，增一阿舍能出生三十七道品，無論是那一乘的人修學了增一阿舍，都可以成就佛道。所以三乘人應以增一阿舍爲總持門。而增一阿舍的核心，就在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」的這一偈，所以，三乘的行者只要能依此偈去行，同樣能成就三十七道品，所以說，這一偈又是增一阿舍的總持門。因此是三乘人的總持門。這一偈實在太重要了。

(上接第46頁「虛雲和尚」)

博文又笑道：「茲舉一小事，以佐吾說，一八八五年二月十八日，博文奉天皇陛下御詔，抵天津與李鴻章談判朝鮮東學黨事件，李鴻章爲顯耀大清帝國之新海軍武力，以作談判之心理後盾，乃招待我往旅順大連檢閱北洋軍艦隊，當時大清數十艘巨艦排列，大砲成排，旌旗掛滿，儀隊整齊，十分威武，博文亦不禁爲之動容，暗暗吃驚，及至參觀到了旗艦之指揮塔上，忽見艦尾竟掛有水兵之晾晒衣褲及小衣。博文乃知支那海軍之訓練與紀律均不足矣！及後又在參觀水兵寢室時，見有水兵聚賭牌九，我又可嗅及鴉片烟之餘味，我更知支那海軍之不可恃矣！以旗艦之尊，兵員尙如此，其他艦隻可想而知！」

明治天皇聞言大笑曰：「先生可謂觀人於微矣！」

陸軍西鄉元帥亦笑道：「支那之陸軍，即是袁世凱所練的所謂新軍，據我所見，亦均是菜色滿面，營養不良，紀律廢弛，不堪一戰的。昔日我化裝爲隨員，隨我日本公使馥本武揚往訪李鴻章及袁世凱，我見袁氏烟容滿面，亦見其在軍次亦携有數房姨太太，袁氏以下將領均與太太姨太太居於軍營，而各官禮儀虛文架子太多，供役之小兵衣不蔽體，我又復見到兵營一角，竟有兵勇聚賭，又有兵勇自設小灶煮食狗肉，我即知支那新軍亦徒有虛名而已，豈堪一戰？」

明治天皇的宣戰詔書說：「朕茲宣詔對清國宣戰，其令各有司，上承朕意，下順民心，水陸攻守，咸修其職，以振我國之威，而勿違萬國之公法焉！……高麗爲獨立之邦，……清國恒稱高麗爲其藩邦，干涉其內政，今者，高麗有事，清國託以護藩而舉兵入韓，……清國謀損高麗，害東亞之安穩，……我仗義陳兵……期使早致太平，顯揚國光，朕存厚望焉。(未完)